

孝經卷第十四

孝經訓義

三才

廣要道

紀孝行

三才

曾子曰其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  
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

爾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

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  
在焉蓋孝之為道真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  
天之澤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  
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  
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  
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為禮樂豈拂人性逆  
人情而為之哉是故以之成教天下之教不肅而自  
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首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與陽也陰陽之氣  
贊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  
之為道非徒無常產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政  
則民乖離而無耻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本也

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昏定晨省而已必使之  
相親而為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而  
已必使之去乖陵而為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  
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  
王導民以禮樂其効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特其  
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  
者為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  
也睦則有親而無踈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  
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  
者寡所化者衆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未之云乎  
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內則藏而為愛敬記曰禮  
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擯之於  
外則形而為好惡故記曰禮者

禮者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

莫是以孔子之

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  
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  
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  
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  
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  
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豈非導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子曰君子之孝親也君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節又則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也蓋仁為孝

親之實禮樂為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事親也君則

致其敬所以為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為樂敬其父則

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事親

之効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以樂事親之効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

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然言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

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為禮也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為樂也由是觀之禮云

禮云至矣夫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其本實在

於孝而已矣

廣要道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

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

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

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記曰立

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

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

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

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

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薄之俗可

易而為厚移風而使化易俗而使變非樂而何

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

効邪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以

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治

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則

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効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

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

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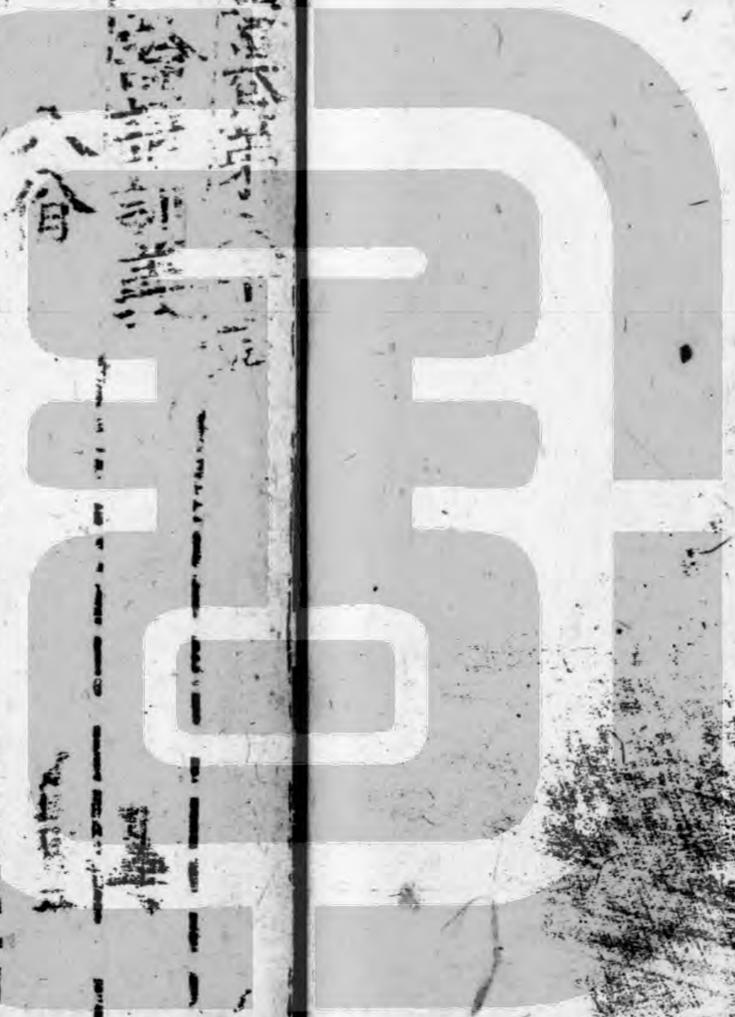
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

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欲其治

民論之其才力以敬而

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第八十四終



天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  
 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美哉於三家之堂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楊雄曰周之禮樂庶事  
 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  
 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執通齊亞  
 室于適楚三處終進祭四飯鐘通秦鼓方叔入於河  
 漢蓋武入於漢少師陽擊鼙襄入於海改諸侯僭天  
 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  
 及其終之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  
 家之雍徹皆臣之僭天子者也其為不仁不智也甚

夫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  
舞必以八人為節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  
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  
節凡六十四人每季以節臣也不舞二節而舞八節  
是節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借  
用天子之名也傳曰各任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  
者名數五之文王世子曰大樂正學舞于成授數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  
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借竊而用之則禮樂所  
存無幾矣魯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擊於二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言舞功容於下故於八節言庭與公庭萬舞同  
意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孝士  
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內宗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邊外宗以樂徹則眡豆邊膳夫以樂徹于造則  
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  
用於徹與鹿鳴燕群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  
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  
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節諸侯四節  
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節則是言諸侯四節則非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  
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  
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為質也  
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

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志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  
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  
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  
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  
本孟子以仁之實為孝義之實為悌同意蓋仁義人  
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  
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  
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  
享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  
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云爾老氏提提仁義絕  
戒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無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雜文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恃  
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  
老莊與孔孟異意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為仁義發性  
情以為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  
和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仁義禮樂無非德也關  
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才求  
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悅以致其樂文  
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  
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  
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  
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

無德靜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二義可知豈不為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說詩者逆其心作詩者厚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幽則勤而不怨吳季札以二南為勤而不怨豈為樂而不淫何也蓋關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幽勤而不怨則幽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幽國之風也

樂書卷第八十五終

樂書卷第八十六

論語訓義

八佾

八佾

述而

泰伯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襄樂壤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蓋羽之為物翕則合而斂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祝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繼之純如也則五聲畢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繳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

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微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絃其名高明則縱之繩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記以堯授舜武王伐紂為禮之適平時春秋以出則征誅入則序為義之合乎一然則韶武盡充齊之美而武謂未盡善者非盡美在心與道未盡善在

時與迹歟蓋美者善之至而於音嘆美之辭謂韶九成而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之所以盡美也武奏大武而詩曰於皇武王武之所以盡美也王通曰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韶之所以盡善也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武之所以未盡善也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則武王之武非不在所可欲也其所以未盡善者以其對韶言之則韶又善於武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故季札見舞韶節者曰德至矣哉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舜

繼堯之美善而播之於韶非特美而已至於盡美非特善而已至於盡善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豈非書所謂重華協于帝歟今夫諸侯失樂則大夫用之于家天子失樂則諸侯用之於國故周襄之末韶樂不在周而在齊孔子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非嗜其聲音者也樂其難窮之義而已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非窮神知化孰與此哉司馬遷謂聞韶三月學之是不知孔子為樂之意也夫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顏淵三月不違仁卒至於忘禮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豈足怪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之至也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下堂憂之至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亦樂非窮通也樂道而已是以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躬於商周厄於陳蔡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况與人歌而善乎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樂道之心終無已也昔孔子遭厄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乎和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豈非子與人歌而善而後和之之意歟曾子之歌商頌曾點之詠舞雩原憲之弦蓬戶與孔子之歌固雖有間方之原壤登木而歌則又裕矣

泰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

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  
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  
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  
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成  
內則言外傳之教先之以學樂學記言大學之教先  
之以安弦以至憂之教胥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樂  
之教國子弟亦先之以樂則樂者教之終始也仲尼  
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  
樂之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  
立而已以為學止乎此則未也

樂書卷第八十六終

素

走

曰師執之如關雉

關雉后妃之德也

之本數周康之時

至治矣逮德下衰

誦之聲蓋洋洋乎

哉必也論其義止

之於心而已師擊

至於適齊者豈得

亦無補於時也孰若

一立一廢一哉

以風下而正夫婦也其王化

聲於下關雉作乎上亦可謂

聖人之風矣師執治而正之而

言其聲蓋洋洋乎

本生於世聞之者

於周禮一治一

哉世豈一治一

去周禮一治一



以曲然後直救時  
錄絕筆瑟而天下  
天下人始含其韻  
以樂為和謂之  
得旨宜其色然  
言文宜其言曰從  
道之中從局從  
中者此也洪範  
子曰田之  
傳曰子路鼓瑟  
不才也非有  
制音也

偏然後正也莊周曰  
始含其德矣滅文章散  
與先進之野人同意以  
與後進之君子同意孔  
用之則吾從先進同意  
曰從先進有曰  
者時之  
其施以  
之明  
鄙之音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  
曰求來爾奚不謂由矣先三  
下彼小人則不然  
而徵未以象

樂書卷第八十八

論語訓義

先進

子路

憲問

先進

子曰點爾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

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曠則舞  
雩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爾雅曰舞號雩也由是推  
之舞雩之祭非旱曠若國大旱則不必為之非有常  
時也記曰雩祭祭水旱也黨止春秋祭祭是雩祭或  
春或秋皆遇旱而為之不必龍見之時也此言舞雩

於春服既成之時非黨正秋祭之時也春秋書大旱  
二書大雩二十多譏非大旱為之却又著僭用天子  
之禮而已左氏皆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  
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未知周之仲夏龍見之  
時非常旱之月也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則  
其所以舞詠而歸者在道而不在雩故孔子與之樊  
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以崇德辨惑為問雖未能無  
惑而一志於樂道亦孔子之所善也然擬之于路疇  
有公西華有志於仕無志於學則有闕矣魯之舞雩  
孔子與其徒必預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所以與  
人同故邪

子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  
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非所以為政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非所以為禮樂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非所以為刑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為政孔子以下道為先務  
捨禮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象曰聖人以順動刑  
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教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是  
刑罰清本於禮樂興禮樂興本於豫順以動其言亦

相為表裏而已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待衛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為迂豈不野哉

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大與之性君子得之以為德性與之才君子達之以為藝言冉求之藝則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無非天下之達德也據於德以為本游於藝以為末則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為禮行而樂之以為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為成人之君子矣孔子謂顏回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

行也充四子之實進而至於顏回然後可以語與人

之行故其問為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至於冉求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則亦可以為成人者惟顏子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又進於此豈特可以而已哉易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成位於天地之中者賢人之能事成人之至也亦豈不本於禮樂之簡易乎王通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竇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為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楊雄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由是觀之王通之論成人未為無失楊雄論社稷之臣亦未為俱得也孔子以成人之道在禮樂如此莊周反謂禮樂偏行則天下亂

蓋有為而言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於衛徒知其有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咸之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荷蕢之譏孔子猶釣者之譏任通也蓋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矣

樂書卷第八十八終

樂書卷第八十八

論語訓義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衛靈公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正有三而行夏之時人正也輅有五而乘殷之輅未輅也冕有六而服周之冕純冕也樂有文武而樂則韶舞文舞也蓋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夏殷周盡人道而王非無樂也而禮莫盛焉堯舜同天道而帝非無禮也而樂莫盛焉然三王之禮孔子之所憲章二帝之樂孔子之所祖述顏淵問

為邦必首以是告之者以治道非禮樂不成故也然  
禮者時而有度數寓於器而有文為樂之所法者  
韶舞而已以樂之美善必待久而後成也記曰比音  
而樂之及于成羽旄謂之樂然則不言韶舞豈足謂  
之樂乎鄭擊似雅而非雅不放之則志易以淫佞人  
似忠而非忠不遠之則行易以珍舜之命官始於伯  
夷典禮中於夔之典樂終於龍之納言則鄭聲淫佞  
人殆堯舜其猶病諸况顏淵乎顏淵雖樂二帝三王  
之道而有王佐之才苟不知戒此如為邦何哉言之  
夏時穀輅周冕韶舞所以教之也告之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所以戒之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人之於  
者待之如老者喪者所以盡仁待之如貴者所以盡  
禮記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又曰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是待  
瞽者如老者也語曰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以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者與瞽者雖翫必以貌是待瞽者如喪者貴者也然  
則於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則曰階及  
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某在斯禮曰未有燭而  
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故曰樂有相步溫  
之至也若夫周官以眡瞭相瞽瞽語之盡相師之道  
如孔子則聞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禮樂道也先王以之柔中國征伐法也先王以之威

四夷天下有道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諸侯賜玉璫

然後為曾賜祝嘏然後為樂此禮樂所以自天子出

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此征伐所以

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上無法守故專

侯國也天下資禮樂焉此禮樂所以自諸侯出也威

文霸國也天下資征伐焉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

自諸侯出其失不過十世自大夫出其失不過五世

臣則三而已豈非逆理極其則其勢漸盛耶揚

雄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桓公實予不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褒貶之意故也

子之之說以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以

同民心出禮道雖一邑之小一國之大天下之廣其為

之也捨禮樂何以哉子游為武城宰而弦歌之聲洋洋

乎耳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若禮樂不可廢於一邑也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之

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者禮樂不可廢於一國也孔子

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禮樂不可廢於天下也邦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如治國何哉孔子門人學樂者多矣或操琴而歌或執干而舞或誅而歸或坐而弦無非樂道以成己者也子貢對魏文以德音之樂而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是子貢不特知樂道以成己又知推之為天下國家而已其賢於子貢問樂不亦遠乎

樂書卷第八十九終

樂書卷第九十

論語訓義

陽貨 微子

陽貨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出於天地之性而玉帛特禮之物而已樂出於天地之命而鐘鼓特樂之器而已物不徒設必有難知之義存焉器不徒制必有寓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鐘鼓然非鐘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象得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邪故聖人曰禮樂大揚雄曰玉帛不分鐘鼓不松吾無以見聖人矣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中正則雅多哇則鄭禮樂廢而邪音起是鄭聲有時而亂雅也故聖人惡諸然則鄭聲之亂雅奈何亦曰黃鐘以本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傳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是衛聲之淫不如鄭聲亂雅之甚故舉是以見之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審誅賞禁淫聲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職也蓋聖人達而賞罰行而邪音亂雅固在所誅聖人窮而衰貶作而鄭聲亂雅特在所惡而已

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間之  
古人之論瑟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蓋君父有節臣子有義人之道也四時和萬物生天之道也所學乎聖人者不過樂得天人之道而已是瑟者樂道之器歌者

子非有樂道之心也孔子以疾取樂道之器示之愧之也豈非孟子所謂不肖之教歟孔子辭孺悲以疾猶孟子辭齊王以疾也辭孺悲子以疾而歌孺猶辭齊王以疾而出弔也蓋孔孟一道也苟盡師道無貴賤無尊卑吾所以待之一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况三年不為禮樂乎今夫君子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其所不為者特親喪而已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必報之以三年之喪然後校於其心執親之喪雖三

年不為禮樂何遽至於崩壞乎記曰是月禫徙月樂  
聖人之中制也昔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其  
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加於人一等矣至  
於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君  
子之於禮樂固將終身焉其為之也亦因人情為之  
節文而已過之則為獻子不及則為魯人要之得聖  
人中制者惟孔子為然寧我乃所願李則孔子也不  
圖為樂於既祥十日之後而欲為之於纒三年之祥  
孔子得不誅之乎

微子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考之天文翼星近太微主俳倡命之曰天倡則優倡  
之徒雖上應天文特優雜子女之新樂而已非先  
之樂也昔夏桀大進倡優為漫爛之戲齊侯盛陳優  
倡奏宮中之樂君子必欲加法而深誅之者為其傷  
風害政莫茲為甚故也是以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  
人饋魯而孔子行豈非詩所謂庶姜孽孽庶士有勗  
之意哉魏文侯嘗悅於此子夏辭而闕之其所學固  
可知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于適楚再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小  
師掌敔鼗祝敔墳蕭管弦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  
和則掌律同聲音以教六詩之類大師之職也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以教弦歌之類少師之職也鼓  
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

役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瞽矇掌播鼗眠瞭掌凡樂事擊頌磬笙磬則播鼗武瞽矇之職也擊磬襄眠瞭之職也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三侑今奏鍾鼓則凡飯異樂每樂異工故于則亞飯之工也缺則四飯之工也周襄之末禮樂出自諸侯而天子與諸侯夷當是時也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考猶在不得其職則去非特賢且貴者知去就之義雖樂工之賤亦與知焉

樂書卷第九十終

樂書卷第九十一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上下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有音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聲者天地之道也傳曰人者統八卦諧八音舞佾以終天地之功則八音者人之道也樂通倫理三才之道具矣然則發之聲音其有不足以形容之乎蓋肥甘者食之美而悅於口輕煖者服之美而悅於體采色者視之美而悅於目聲音者聽之美而悅於耳便嬖者使令之適而悅於意為肥甘不足於口歟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調香以養其口為輕煖不足於體歟必將疏房越席牀第几筵以養其體為采色

不足於目歟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目爲  
聲音不足於耳歟必將鳴鼓鐘彈琴瑟以養其耳爲  
便筭不足使令於前歟必將衆侍妾盛官徒以適其  
意凡此王之諸臣皆足供之固知王之不爲是也其  
所大欲特在辟土地以廣之朝秦楚以臣之在國  
以君之撫四夷以服之而已豈難知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  
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孰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

先王之樂其本存於所喜歡愛之情其末見於  
節奏之文探本知末者知其情而能作即末窺  
識其文而能述周衰樂壞天下識情文者蓋鮮矣  
知聲而不知音者有之知音而不知樂者有之本  
者音不悅先王之樂以樂民直悅世俗之樂以樂  
而已尚何異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樂於聽新樂  
此孟子所以有今樂猶古樂之說庶乎王知反本  
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數聲  
以失節流酒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  
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  
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  
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徇末以忘本則古必

今抑末以同本則今亦猶古古之所謂樂之本不  
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  
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  
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徇末忘本  
止事矣其人與身以及樂之本乎此韓子所以  
與衆之說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  
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  
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  
以抑而攻之也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簫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卒疾首蹙頰  
則樂人所尊戴之意邪淫者為淫人之所賊也以之  
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  
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  
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  
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為以取之而已孟子有稱  
諛者有稱人有常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理  
人所同然言或在道孟子取之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